

搜

神

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搜 神 記

(二)

千 寶 撰

搜神記卷六

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本。事雖消。息并降。化動萬端。其於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邱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魯邑社亡。陳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尙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蜺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鄭有一婦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魯嚴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邱。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嘸。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鬪。

魯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鬪其邑中也。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主。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遊胸衍有獻五足牛。時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

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應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悖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爲援。五行志以爲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中。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鬪於燕宮中。池上烏墮池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劫殺。厥妖烏鵲鬪。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蕪萊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往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昭帝時。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至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鈴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截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鑒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繆結。大如彈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蘗栢葉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栢。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之。見巢難盡。墮池中有三戴鵲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旋人先笑。後號咷。後卒成易世之禍云。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

遂陽鄉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厩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旣棺殮積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

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王莽篡位。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媾瀆也。生非其類。姪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漢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下體。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妻孫壽所爲。京都翕然。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哭。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邪傾。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冀舉宗合誅。

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謠也。其後天下大亂。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于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於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郤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於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徒衆數十萬。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至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冒於真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趨信。荆揚尤甚。乃弃財產。流沉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方應三七之運。

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爲長服。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友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旣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讐。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幸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丈餘，蠹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鬢髮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其於洪範皆爲木不曲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臂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是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冤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橐，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橐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者，魁橐挽歌，斯之效乎？靈帝之末，京師謠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蹕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舊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又當死，因以喪敗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

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里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爲魏武黃初元年。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爲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鷖于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兩門飛落。明年權死。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是時孫皓承廢故之家。得復其位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象也。

搜神記卷七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切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案其文有五馬象其一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中有大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晉武帝太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檔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晉之禍徵也

胡床貂褱翟之器也羌煮貂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晉大康四年會稽郡蟛蜞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畦數日之後則皆爲牝

大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

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皆字曰龍。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於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革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付託不以至公。思替亂之應也。

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旣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人。死于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初作屐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至太康中。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晉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攏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懷惠之事。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反覆至危也。杯盤酒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飲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太康中。天下以氈爲緡頭。及絡帶袴口。於是百姓咸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氈。胡之所產者也。

而天下以爲縮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自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楊柳之應也。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及帝晏駕。王室毒於兵禍。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佩兵。又以金銀象角。瑋瑁之屬爲斧鉞戈戟而載之。以當笄。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食異等。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蓋妖之甚者也。於是遂有賈后之事。

晉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悛。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許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陽城。景王祠中不見。

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其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

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禰石。高禰宮中求子祠也。賈后妬忌。將殺懷愍。故天怒賈后。將誅之應也。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喪敗。元帝

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

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歎相告曰。石來尋而石水人建鄴。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竟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張騁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爲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怖。因紿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又言曰。歸何早也。騁益憂懼。祕而不言。安陸縣有善卜者。騁從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兵起。一郡之內。皆破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耀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頭。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盪。從亂如歸。騁兄弟並爲將軍都尉。未幾而敗。於是一郡破殘。死傷過半。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屨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里。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光。遙望如懸燭。就視則亡焉。其後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一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碗。

永嘉五年。抱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時帝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蠮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永嘉六年正月。無錫縣歙有四枝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蠮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瑋。

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爲元帝所敗。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纓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懷愍憂駕。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帟。此縞素凶喪之徵也。初。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帟。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

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恥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

晉愍帝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喬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痠。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大旱。十二月。河東地震。去年十二月。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是時。淳于伯冤死。遂頻旱三年。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又冤氣之應也。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應也。

太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死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卽死

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居在揚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災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謂也此臣而行君亢陽失節是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紉識者曰紉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爲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紉臣道侵君之象也爲衣者上帶短纜至於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無口無殺下大之象也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萎落說曰易說枯楊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將執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爲八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搜神記卷八

虞舜耕於曆山。得玉曆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舜、龍顏、大口、手握褒。宋均註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飭，致大祚也。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于桑林。剪其爪髮。自以爲犧牲。祈福于上帝。於是大雨卽至。洽于四海。

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游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獸。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千余者。風波立濟。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日。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邱制命帝卯金。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

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耶。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娛樂遊者。日有十數。孫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忽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燐燐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

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是歸於司馬也。都水馬武舉戴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怎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

搜神記卷九

後漢中興初。汝南有應樞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子孫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初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字寧方。得其先人祕要。緄請使卜。云。此吉祥也。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後五年從大將軍南征。居無何。拜尙書郎。遼東太守南征將軍。

常山張顥。爲梁州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爲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祕府。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太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卽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鈎。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與賈。張氏旣失鈎。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賈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

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

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鵬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鵬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工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鴈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嚙之皆死。驚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數有恠。一犬著冠幘絳衣。上屋。欲有一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頭有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也。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入。果被殺。其妻在室。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歷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吳成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叛合門被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慝皆此類也若不悛愼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虛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鄢陵人鎮荊州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於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飢盡變爲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蟲其火愈猛其蟲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邱爲徐寵所殺

搜神記卷十

漢和熹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清滑有若鍾乳狀乃仰噲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斯皆聖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祿也衰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周肇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夏陽盧汾字士濟。夢入蟻穴。見堂宇三間。勢甚危豁。題其額曰審雨堂。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篤。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苦腹痛病。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後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果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漢靈帝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渤海王慄。既已自貶。多受誅斃。今宋氏及慄自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尋亦崩。

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臥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匹。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云。如此死期可急。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恠而留之。曰。懼不得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時死。

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棹蒲錢。因爲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營理郭凶事。及覺。卽往郭許共圍棊。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否。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吾昨夜亦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爲凶具一如其夢。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泰營侍甚勤。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

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卽於夢中叩頭祈請。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語二人云。張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爲汝恬之。遂不復見。泰覺。叔病乃差。

搜神記卷十一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鍛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於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卽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羸曰可有頃聞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

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鼃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惕古冶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殺之乃鼃也左手持鼃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

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讐。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踣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許嫁而不果。良怒殺之。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君物。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周靈王時。褒宏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爲碧。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時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荐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今天地否隔。萬物枯焦。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消死。敞卽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卽飛去。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于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

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卽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卽歸。元初二年。爲河南尹時。夏大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駭骨萬餘。爲立義冢。應時澍雨。

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潛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入其幃。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淩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子。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卽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旣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

恨聞彥整行。取螻蛄炙飮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曰。豁然卽開。於此遂愈。

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螻蛄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婢病卽愈。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內溫人。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十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黃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樹庭。

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僧賣爲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爲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

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爲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衡農字剡卿，東平人也。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於他舍。值雷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十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溫席，而後授其處。

王真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爲文帝所殺，哀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

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卽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云。

隄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

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貴年三歲。乃各作繡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尙書乃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後盜有欲犯之者。乃先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姑。太守聞之。捕殺盜賊。賜妻縑帛。以禮葬之。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疫勢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旣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

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謂此禽卽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姪，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爲婚，未成而妖魅詐迎婦去。明詣卜者，決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一大穴，深邃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鄰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婦乃自誓執志，登此岡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後漢南康鄧元義，父伯考爲尙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終無怨言。時伯考恠而問之，元義子朗時方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人遇之賁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見

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

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衰。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舁尸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女。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到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搜神記卷十二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四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海爲蛤。千歲龜鼃。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革之爲蜚也。稻之爲蜚也。麥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崔之爲虺也。蜚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于上。上體生于下。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質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爲人。不知其將爲虎也。方其爲虎。不知其常爲人也。故晉太康中。陳

留阮士瑀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于鼻中。元康中。曆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亨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己。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蝴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邱所聞。羊也。邱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蝮。水中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日黑色。大耳長臂。赤瓜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爲遊光。金精爲清明也。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竅。大如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竅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禍福。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旣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其後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恠之。然則賈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畢萬曰。千歲羊肝。化爲地宰。蟾蜍得菰。卒時爲鶉。此皆因氣化以相

感而成也。

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卽死。旣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倏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耳。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蜺。蜺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寸餘。狀似六畜。頭似獼猴。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恠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傳頸有頃。和平桓以爲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旣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江漢之域有羆人其先稟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召不當有文書耶卽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卽出之尋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羆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羆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猢猻一名馬化或曰猢猻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猢猻馬化之子孫也

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遲則死俗名曰刀勞鬼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揚之驗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異域別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生太陰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壘亦白相分

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卽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巳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蟹，就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廬江眈欒楊二縣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時聞哭聲，多者至數十人，男女大小，如始喪者。鄰人驚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哭地，必有死喪，率聲若多，則爲大家，聲若小，則爲小家。

廬江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五丈，能嚙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以魑魅鬼物。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測也。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爲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爲主，亂氣所生也。

漢永昌郡不遠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士俗號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

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婦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蟲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榮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爲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

